



# 西洋鏡下

第一集

白杰明著

波文書局



# 西洋鏡下

(第一集)

白杰明

波文書局

1981

# 西洋鏡下

白杰明著

(Geremie Barmé)

---

出版：波文書局

Po Wen Book Co.,

灣仔道234號地下

234, Wanchai Rd., H.K.

P.O.Box 23066, Wanchai P.O.,

H.K. 5-753618 753690 721195

發行人：黃孟甫

印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安里十三號地下

發行：天天圖書發行公司

5-699486

植字：建成植字製版公司

北角英皇道387號4樓A座

定價：\$12.00

一九八一年二月初版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西洋鏡下（第一集）

目錄

中國管窺

怪哉午睡！.....	一
「事媽」與「擇官」.....	四
北京的外國記者.....	八
堅強者，死之徒.....	一二
相聲萬歲！.....	一五
「拿來而拿不到主義」.....	一八

「婦解」與「思解」	二一
養乎？殺乎？	二四
「知道分子」芻議	二七
「雷池」難測	三一
庸俗化的提前實現	三五
異樣也是常態	三八
史為「四長」	四二
西洋記同齊天大聖	四六
極左派何止一人？	五〇
澳洲獵趣	
口號與廣告	五三

代溝的膨脹.....	五六
1984 + 6 = 1990.....	五九
澳洲的一家「工人工廠」.....	六二
形象與民意.....	六五
電視警察的禍害.....	六九
中國攝影師所見的澳洲農民.....	七三
從「明華」輪談起.....	七八
旅遊雜感.....	八二
<b>香港捕影</b>	
筆名及文責不負.....	八六
中藥西用.....	八八
香港人的「擠」術.....	九一

香港——寒冷的夏天·····	九四
塑料社會的傑作——快餐店·····	九六
試穿針眼樂無窮·····	一〇〇

### 西洋鏡反照

美國第一次對讀者的調查·····	一〇四
從〈火星人〉談到〈星球大戰〉·····	一〇九
「淫褻語言」和美國的言論自由·····	一一四
時不再來·····	一一七
從暢銷書談起·····	一二一
電子時代的隱患·····	一二五
西方的現代化迷信·····	一二九

## 扶桑側面

- 談談「學習小組」……………一三二  
忘年還是忘我……………一三六  
日暮里和魯迅……………一四一  
考試地獄和蜘蛛絲……………一四九  
日本點滴：競爭和「恥」……………一五四

## 作家與書

- 試評李克曼著《中國的陰影》……………一五七  
丁玲與「一本書主義」……………一六八  
丁玲談養雞的故事……………一七一  
丁玲漫話二十年遭遇……………一七四



先生「古」酒人……………	一八八
耳目一新之作——談巴金〈隨想錄〉……………	一九一
談出國訪問……………	一九六
盛中國訪澳側記……………	二〇〇
後記：鏡下殘照……………	二〇三

## 怪哉午睡！

記得我剛到北京來上學時，大約不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天，就學到了「睡覺」幾個字。起初以為，那是個別人裝滿肚皮，疲倦得不成就躺下來打一會盹罷了。很快就覺察到上述的設想純屬謬論。睡午覺的並非個人而是一大片。

當然，工廠幹活無法容忍長時間的午睡，公社一到農忙幾乎飯都顧不上吃，何況午睡？看來參與強體力勞動的工作者白天不許睡覺，而那些在外國通稱「白領工作者」和知識分子反而可大睡特睡。當然，我意思不是說腦力勞動者因不是體力勞動，故不應有午睡；我的觀察的結論，就是坐在辦公桌邊的人，往往有爬到桌面上遠遊夢鄉的機會。

在大學裏當學生時，其實我也很能享受午覺的福。有了這個習慣以後，我自食堂回宿舍，就一定要躺一下「看書」。書看不到十分鐘就要入眠。其他同

學亦如此，但因他們對午睡本無戒心，故從來用不着用「看書」來掩護他們的意圖。

這次回北京，因經常去一些大單位辦事，有時因時間安排不周，就在中午時分登一下三寶殿。遇到的景象，讀者大約難以想像，只好請您回憶上次看災難片時核彈爆炸後的那些人體縱橫的鏡頭，就差不多是那麼個樣子。照我的經驗，一般單位（甚至「高級衙門」在內），有個從沒有人正式通過的規定，即提早吃午飯，醒後再上班。前半句的意思很清楚，後半句需稍加解釋。意思是要死死地定一個下午上班的時間，要照顧同志們的玉體。打斷人家的熟睡，可能對其神經有不良影響，因此最好按自然規律，等到人家主動起身再上班。當然，此無明文規定，沒人會給您講；若您懷疑，請來實踐一番。

今天上午到王府井去逛新華書店，高興地買到了一本重版的鄧拓《燕山夜話》。一回住處就翻開書本看。頭一篇雜文的題目是《生命的三分之一》。（鄧拓根據顏師古的註解：「一月之中，又得夜半為十五日，共四十五日。」認為

夜晚佔人的生命的三分之一。讀後想寫點感想，所以伏案疾書了一陣，將上邊的幾句話寫出來了。鄧拓去世已有十三年。時移境遷，當時能把人的生命分成三部份時間，現在不然了。可能是因為時代進步了？生活多樣化了？照我的想法，在中國，一個人的生命可分為四部份了。談到這兒有點倦。我亦贊成一個人「入鄉隨俗」，我就要去「看書」看一會，看一會恐怕就大有「閉目養神」的可能了。

（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七日）

## 「事媽」與「擇官」

語言是個變幻萬千迅速發展的東西。某些語言能夠直接反映出一個社會的某些特徵。在香港這樣一個極其商業化的社會裏，新的詞彙往往從廣告和商業活動演變而來。記得我剛到香港時，經常從電視看到一種洗衣粉廣告。廣告的配曲裏有句「污糟辣撻（邋邋）冇問題」。過不久，這句話在社會上就很流行，甚至到現在，經常還會有人脫口而出：「污糟辣撻冇問題。」

中國內地的語言也是富有變化和發展的。新詞彙的主要特徵和社會特徵有密切關係。搞了幾十年的全國性政治運動，語言也不免受到政治的影響。比如說，幾個人在一起要去一個地方，一個人不同意，其他人如要強迫他去，就會開玩笑似的說：「算了，去吧。我們要「專」你的「政」。」這樣，一個含意十分嚴肅的詞彙，就得到「創造性」的運用。

前一段時間上北京去玩，有一天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坐一坐。正好是禮拜天，全家的人都在。談到北京近幾個月的變化時，一個現在上大學讀英語的青年突然問我：「叔叔，你知道『事媽』（北京人讀作：事兒媽）是什麼意思嗎？」這個問題可把我問住了。他哥哥就開腔解釋一番。原來，「事媽」此詞是在北京比較流行的新詞彙。那意思是指「多事」或「愛管閒事」的人。雖然有人經常說，南方話的粵語是中國方言裏最豐富多彩的，不過，我在北京住過一段日子，覺得北京話並不比粵語遜色多少。或者是各有千秋吧。

其實「事媽」的出現，也並非偶然。在幹部衆多機關林立的北京城，「事媽」會派得上用場。舉例說明：想給某部門（不是保密部門）的朋友打個電話，商量禮拜天到北海公園去玩的事。爲了不要在辦公時間打擾，就在吃午飯時打。幸而總機還沒下班用膳，說了分機號碼，他二話沒問就給接上。到第二關就碰上釘子了。接電話的人要問長問短：「你找誰？……是哪兒的？……什麼單位？……啊？（他裝聾了！）……噢……那，你跟他是什麼關係？（關他

什麼事？豈有此理！——我開始火了——你找他有什麼事？……」這時我就忍不住跟這位理論一下。結果發現，我那個朋友已經下班了。但這個把「關」的人還想「了解一下情況」，對我糾纏不休。這種人就是「事媽」，如果對他說幾句幫助他「端正作風」的話，他就很快，——咔嚓一聲——把話筒放下了，完事大吉。

在北京到各種機關去找人，總會碰上不少「事媽」式的人。據說「事媽」相當「離譜」者則稱爲「事媽委員會主任」；「事媽」到極點的人，則叫做「事媽中央委員會主席」。聽說，北京有些機構自己又專有一批「小事媽」的人，去跟其他機構的「事媽」打交道。不然的話，那麼多人管事，就沒辦法把一件事辦妥。

前幾天到書店買了一本《貞觀政要》回來。作者是唐代史學家吳兢，當過諫議大夫和修文館學士，可說是對官場千姿萬態相當精通的一個官員。《貞觀政要》是貞觀年間（公元六二七—六四九年）唐太宗與高級官員討論施政的紀

錄。在第七章「擇官」裏，記載太宗對房玄齡的幾句關於擇官的話：「若得其善者，雖少亦足矣。其不善者，縱多亦奚爲？」雖說的是大官的選用，這些話也適用於各級官員的選拔，對今天來說，就是幹部的選拔。事媽多，可是，「不善者縱多亦奚爲」？結果是可以辦得很順利的事，反而弄得甚爲拖沓。小事如此，大事何嘗不然？

（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）



## 北京的外國記者

中共的新聞報道一般是根據「上頭的精神」而發的。駐華的外國新聞記者就常常因為自己的「新聞觀」同中共官方的「新聞觀」有較大的出入而發愁。雖然有一部份外國記者爲了表示對中共的友好態度，僅遵官方的意旨而行，不敢跨越雷池半步，但也有相當一部分西方記者，他們除了發佈一般性的新聞消息外，還想及時而如實地報道這個東方社會主義大國的社會現實和動態。

按說，這是無可非議的；然而，却是非常冒險的；弄得不好，真是吃不完兜着走。前幾年中國發生的「安東尼奧尼事件」，人們記憶猶新。安東尼奧尼到中國，只不過是拍了一些不大能夠反映「中共大好形勢」的鏡頭，却攪動了一場軒然大波。當時中共的輿論界，真可謂是「鳴鼓而攻之」的，把安東尼奧尼罵得狗血噴頭，安東尼奧尼雖然已回意大利了，還大有「聲討羽書飛瀚海」